

沿着66年前父辈解放海南的足迹—— 重走烽火燃情路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刘贡 实习生 李梦瑶

他们中有的出生在军营,有的幼时不得不与军人父亲分别;他们中许多在海南的子弟兵学校读过小学和初中;有的依稀记得屯昌、文昌的住所,脑海里挥不去丛林中的营地;只要乘坐过军舰,就不会忘记,颠簸渡琼州海峡登陆或离开海南岛的画面;热带水果、椰风海韵,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童年……

如今,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近花甲,年长的大都逾古稀。他们是解放海南的老兵们的后代,无论是将军的儿子,还是士兵的女儿,“海南”二字对他们而言,像烙印,也最自豪,不为别的,只为他们的父辈浴血烽火,解放了海南。



1956年冬,马海南与父亲马正新在海口的留影。



在澄迈县美亭决战胜利纪念碑前。



128师老战士池玉莲跨过赤水河。

当62岁的马海南2016年4月底再次踏上文昌市文昌洒镇赤水港时,脚下依旧是碧波翻涌、惊涛拍岸,身边却多了一群静默伫立、神情肃穆的老者。

他们从广东、河南、北京等全国各地赶来,沿着66年前父辈(个别为亲历者)解放海南的烽火路前行。他们与生俱来的红色记忆深处,有一个名字叫——海南。

余生书写琼崖魂

马海南1954年生在海南,海南是自己的名字,更是一生挥不去的烙印。

马海南的父亲叫马正新,祖籍河北,曾任四野43军128师警卫营2连1排排长,在渡海作战时负责保卫机要人员和电台。

“我至今还记得,小时候每当父亲的战友来家里做客,大人们便会打发我去买酒。每次我都屁颠屁颠跑得飞快,生怕回来晚了错过他们谈及战争故事的任何细节。”从小无数遍听父辈们讲述解放海南岛战役,军营里耳濡目染长大的马海南,如今俨然是那段历史的“活字典”。

但当“活字典”翻开记录那段峥嵘岁月的一些战史资料时,却常常被气得不轻。

“海南明明没有这个港口,书里却写渡海作战的船只只在这里登陆,这像什么话?”“凤门岭激战明明发生在1950年4月,纪念碑上却写成了5月21日,当时海南早就解放了!”提起这些错漏频出的书籍和纪念碑,马海南有些气愤,但更多的却是感到心痛。“父辈们为了抗战流血牺牲,后人怎么能漏写错写呢?”

2007年,年近花甲的马海南开始寻访亲历者,对解放海南岛战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梳理。“有些历史,必须刻不容缓地去记录和拯救。”

内蒙古、北京、河北、长沙、广西……马海南已经数不清他去过多少地方了,只要打听到哪儿有老战士,他第二天便能收拾行囊直奔而去。“只要活着的、能找到的、能说话的老兵,我都要拜访!”

马海南发起成立的海南战役研究会计划出版六册史料书籍,现已与中共海南省党史研究室合作,编印了厚厚两册《解放海南战役资料选编》。但马

海南决定暂缓出版史料的脚步,先做口述历史,因为有些人“等不了了”。“有些老兵前一天还能说话,隔天我们再来时,就已经过世了……”

2015年纪念海南解放65周年之际,忙着搜集史料的马海南突然萌生了带领子弟兵重走烽火路的念头。“发起这个活动后,立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,很多当年战士的子弟纷纷主动报名要求参加。”

今年4月25日至29日,80多名解放海南战役渡海战士(此次以128师为主)的子弟从全国各地奔赴海口,追寻父辈的足迹“重走烽火路”。“还有好多旧战场、登陆点没有探访完,明年我们还要接着走!”马海南说。

18岁小兵的海岛情

第一次登上海南岛时,宋宪华才18岁。

“我记得那天的风雨特别大,海上巨浪冲天,大家的帽子和棉衣都湿透了。”1950年3月10日下午1时许,解放军第43军128师383团一个加强营1007人作为先遣部队,乘着盼望已久的东北风从湛江硇洲岛直扑海南岛,宋宪华便是其中一员。

但离开湛江仅20公里,宋宪华所乘坐的“勇猛七号”木船便被滔天的海浪砸出一个大洞。眼见船开始下沉了,战士们连忙脱下棉衣、棉裤堵住窟窿,一些战士则找来脸盆不断往外舀水,这才躲过一劫。“那一夜真是难熬,直到上岸后,船里的水都没舀完。”

经过与大风大浪搏斗十余个小时,航行360余里后,渡海先锋营于次日上午9时左右在文昌县赤水港一带成功登陆,并取得了粉碎敌军一个团的胜利,为解放全琼扫除了行进中的障碍。

66年过去了,每每提及这段往事,84岁的宋宪华老人依旧止不住话匣子。虽然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两次负伤,右耳被炮弹震聋,左腿也因受伤行动不便而需拄拐行走,但宋老却依旧精神矍铄,十分健谈。

海南解放后,宋宪华随大部队留在了海南,先后进行了剿匪、帮助当地群众开荒生产等工作,并在海南生儿育女,这一呆便是16年。“那些年里,我去过三亚、琼海、文昌、五指山等地,整个海南岛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”直到1966年,因工作调动,宋宪华才离开海南,在辗转广东、广西等地后回到河南老家。

“回到河南老家后,心里却一直心心念念着海南,总觉得

割舍不下。”宋宪华说,自90年代开始,他便成了“候鸟一族”,每年趁着冬天回海南找寻战友,故地重游。“每次来都觉得海南变化很大,这几年年纪大了走不动了,上一次来海南还是2009年呢。”

听说了“重走烽火路”的活动后,耄耋老人的宋宪华连忙催促女儿报名。但因为飞机延误,宋宪华夫妇和女儿们用了两天才赶到海口,因此错过了第一天的行程,这令他懊恼不已。当得知这一活动明年还要办时,老先生可高兴坏了。“明年我第一个报名,就算是坐轮椅也要来!”

记忆里那朵红木棉

和许多父辈参加过解放海南战役的子女一样,宋海琴和弟弟宋海平的名字里也都都有一个“海”字。这不仅寄托着父辈对海南的拳拳之心,更成了宋海琴剪不断的“故土情”。

宋海琴是宋宪华的二女儿,生在海南,直到8岁才随父母离岛返豫。虽然仅在海南生活了8年,但父亲的日夜念叨和缅怀追忆中,宋海琴对这片海南岛的感情从未曾减弱。

“前些年陪着父亲几乎年年都来海南,不仅去他打过仗的旧战场,也探访了我出生的地方。每次来都特别感慨,勾起许多回忆。”宋海琴说,有一次在海南呆了二十多天后回到河南老家,下了飞机竟有些恍惚不知身在何处。“我对海南的感情太深了,有时走在洛阳的大街上,看到某一棵树某一棵草,也会想起儿时在海南生活的场景,觉得海南才是真正的故乡。”

扶着耄耋父母,走得很慢。一些登陆点已经被台风和潮汐模糊了位置,需要沙滩上寻找,涉水寻访;一些登陆点竖着丰碑,蓝天碧海衬托着,壮阔得令人热泪盈眶。大巴车辗转,从海口、到文昌、到澄迈、到临高,尽管大家身子骨颠簸疼痛,精神斗志依然昂扬。

借重走烽火路之机,宋海琴与同为渡海战士的子弟们聊起儿时的海南岁月,“抓特务”、“不怕蛇”……每每回忆这些趣事,年过半百的宋海琴一路上神采飞扬。

初中时,宋海琴以《红木棉》为题,写了一篇父亲救战友的真实故事。那篇作文不仅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里朗读,还登上了学校的优秀作文刊物上,这让宋海琴骄傲无比。“海南木棉花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花,而父亲就是我心中最伟大的英雄!”